

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
張舜徽集

□清代揚州學記

顧亭林學記

何思遜觀之所藉古其
非則名勝古蹟之修復實閱今日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
之大而國之盛衰疆弱繫焉登斯閣者儻皆能明乎藏修
息遊之旨於勤勞工作之餘善愛養其精神俾益奮厲不懈
競展其才以效力于國則為利之溥豈有涯矣斯閣之建亦不
僅英園之重修肇始于一九八三年之冬落成于一九八六年之秋
三年之內修葺補廢治垣造亭諸役費工與時視運均為允
云阮翁事屬三為文記之因兼抒所感于此以志來遊者勸焉

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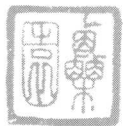
張舜徽集

□清代揚州學記

顧亭林學記

休思定觀之所當苦其少失惟善休息者始能盡其工作
 推則名勝古蹟之修復實因今日精神文明之發達而設
 之大而國之盛衰強弱繫焉登斯閣者僕皆能聯手顧陟
 思遊之旨於藝文工作之餘吾愛養其精神俾益奮厲不懈
 楚展其才以致力於國則為利之溥豈有涯哉斯閣之建也
 屢矣閣之重修經始于一九八三年之冬落成于一九八六年之秋
 三年之內修舊補廢治垣造亭諸役費工與時起建閱為尤多
 云阮翁書為余為文記之因兼抒所感于此以為來遊者勸焉

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



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
2005年·武漢

新出圖證(鄂)字 10 號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清代揚州學記;顧亭林學記 /張舜徽著.

—武漢: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,2005.12

ISBN 7-5622-3347-0/B·82

I. ①清… ②顧… II. 張… III. ①學術思想—研究—揚州市—清代②顧炎武(1613~1682)—哲學思想—思想評論
IV. ①B249.05②B249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149320 號

清代揚州學記·顧亭林學記

© 張舜徽 著

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社址:武昌桂子山

郵編:430079

電話:(027)67863220

傳真:(027)67863291

網址:<http://www.ccnp.com.cn>

電子信箱:hscbs@public.wh.hb.cn

經銷:新華書店湖北發行所

印刷:武漢中遠印務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:馬元龍

封面設計:羅明波

責任校對:羅 藝

督 印:姜勇華

開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張:10.625 字數:270千字

版次:2005年12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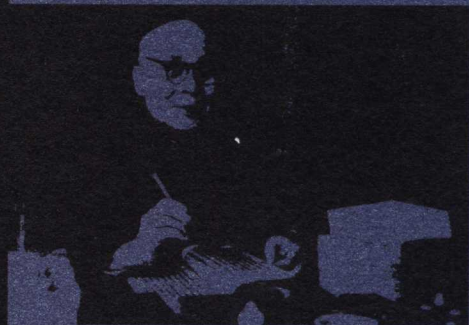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1—3000

定價:22.00元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可向承印廠調換。

責任編輯：馬元龍
責任校對：羅藝
封面設計：羅明波



定價：22.00元

出版說明

張舜徽先生（1911—1992），湖南沅江人，著名歷史學家、歷史文獻學家。生前曾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、名譽會長，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、名譽所長。

張舜徽先生一生勤奮治學，博涉四部，在傳統學術的諸多領域造詣精深，留下大量論著。他在《八十自敘》中總結說：“余之治學，始慕乾嘉諸儒之所爲，潛研於文字、聲韻、訓詁之學者有年。後乃進而治經，於鄭氏一家之義，深入而不欲出。即以此小學、經學爲基石，推而廣之，以理羣書，由是博治子、史，積二十載。中年以後，各有所述。爰集錄治小學所得者，爲《說文解字約注》；集錄治經學所得者，爲《鄭學叢著》；集錄治周秦諸子所得者，爲《周秦道論發微》、《周秦政論類要》；集錄治文集筆記所得者，爲《清人文集別錄》、《清人筆記條辨》。而平生精力所萃，尤在治史。匡正舊書，則於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義》皆有《平議》；創立新體，則晚年嘗獨撰《中華人民通史》，以誘啓初學。至於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平生致力於斯，所造亦廣。若《廣校讎略》、《中國文獻學》、《漢書藝文志通釋》、《漢書藝文志釋例》、《四庫提要叙講疏》諸種，固已擁彗前驅，導夫先路。”此僅爲就其平生著述中較費心力者而言，已足以彰顯先生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。他的這些成就，使他成爲公認的國學大師，更是華中師範大學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學者。

二〇〇三年，是華中師範大學建校一百周年。鑒於張舜徽先生在學校歷史上的重要地位，我社決定出版《張舜徽集》，以作紀念。《張舜徽集》擬分批推出，每年五至七部，四年內出齊。

由於張舜徽先生的著述甚多，各書原出版單位不同、排版不一（多為繁體豎排），現在統一改為繁體橫排，技術上有一定難度。但我們本着對作者和讀者負責的態度，忠實於作者原作，不隨意更改，僅在極個別情況下稍作技術處理。這種情況主要有兩類：一是原書中的夾注，一律加括號，注文字號同正文。二是原書中某些並列的書名號，從豎排改為橫排後，為避免誤會，作了一些必要的調整，其中又分兩種情況：一是同一部書下的幾個篇名，如《史通》之後緊接着出現“正史”、“史官”諸篇名，僅把“史通”加書名號，篇名“正史”、“史官”則不加。二是幾部書的合稱，如“兩唐書”（指《新唐書》、《舊唐書》）、“新舊唐書”（指《新唐書》、《舊唐書》），為規範計，標作“兩《唐書》”、“新舊《唐書》”；“隋唐志”（指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）、“宋元史”（指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）等，為避免一個字的朝代名單標書名號，乾脆省却書名號，成“隋唐志”、“宋元史”。這些技術處理，是我們的一種嘗試，但願不致引起讀者的誤解。自第二輯起，也斟酌參考中華書局處理這類情況的標點方法。

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二〇〇五年十月

目 錄

清代揚州學記

前言	(3)
第一章 敘論	(5)
第二章 王懋竑	(21)
一 王氏生平和著述	(21)
二 王氏治學的客觀環境和主觀努力	(25)
三 王氏對朱子之學的貢獻	(30)
四 王氏最親密的學侶——朱澤澐	(37)
五 王氏鄉里後學的繼起——劉台拱、朱彬、劉寶樹、 劉寶楠、劉恭冕、成蓉鏡、劉嶽雲	(40)
第三章 王念孫（附王引之）	(53)
一 王氏父子的生平和著述	(53)
二 王氏的訓詁學	(58)
三 王氏的校勘學	(69)
四 王氏最親密的學侶——任大椿	(75)
第四章 汪中	(82)

一 汪氏生平和著述	(82)
二 汪氏對於儒家正統思想的批判	(85)
三 汪氏治學的識見與規模	(90)
四 汪氏家學的繼起——汪喜孫	(94)
五 汪氏最親密的學侶——江藩	(97)
第五章 焦循（附焦廷琥）	(104)
一 焦氏生平和著述	(104)
二 焦氏治學的精神與態度	(108)
三 焦氏治學的識見與規模	(113)
四 焦氏的經學和史識	(120)
五 焦氏的哲學思想	(126)
六 焦氏最親密的學侶——黃承吉	(133)
第六章 阮元	(139)
一 阮氏生平和著述	(139)
二 阮氏的訓詁學	(143)
三 阮氏的考證學	(147)
四 阮氏的哲學思想	(154)
第七章 劉文淇（附劉毓崧、劉壽曾）	(160)
一 劉氏生平和著述	(160)
二 劉氏的經學	(165)
三 劉氏的校勘學	(172)
第八章 劉師培	(179)
一 劉氏生平和著述	(179)
二 劉氏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成就	(184)
三 劉氏研究經學和校釋羣書的工作	(192)
四 劉氏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	(196)
附錄：清代揚州學者年表	(203)

顧亭林學記

序言	(219)
綜述	(227)
一 顧氏身世略述	(227)
二 顧氏著作簡介	(229)
三 顧氏學術趨向	(234)
四 顧氏學術淵源	(237)
五 顧氏治學的精神	(243)
六 顧氏治學的態度	(247)
七 顧氏治學的方法	(250)
八 顧氏年表	(254)
分論——顧氏在學術上各方面的成就	(260)
一 小學	(261)
二 經學	(268)
三 史學	(280)
四 理學	(290)
五 詞章	(295)
六 經濟	(301)
簡評：顧氏一生行事和學術總的估價	(310)
附記：顧氏生平論學取友的一斑	(316)
一 四十五歲以前的江南友好	(318)
二 四十五歲以後北游時期所結識的朋友	(323)
三 書札往還、未曾會晤的學者	(329)
四 相從請益的學生	(330)
後記	(332)

張舜徽 著

清代揚州學記

前 言

這本書是十多年前，我在蘭州教書時，所撰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的一部分。當時着重闡述揚州學派，原名《揚州學記》，是用文言文寫的，沒有寫完便停筆了，其中《敍論》部分，曾刊入《積石叢稿》（有 1946 年排印本）。現在重新整理、補充、修訂，寫為語體文，並改用今名。關於敍述體例，有下列幾點：

一、此書旨在闡述清代揚州學者在學術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和治學方法，抽舉幾位較為重要的中心人物為主題，次要者附見。

二、清代揚州府治，領二州（高郵、泰州），六縣（江都、甘泉、儀徵、興化、寶應、東臺）。今茲所述，不越此限。

三、揚州學派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他們的特點，都在《敍論》中首先概括地加以說明，至於詳細進行分析或批判，則分見各專章。

四、此書以介紹清代揚州樸學家為主要内容。近人

劉師培，因與他們關聯較為密切，故亦列入。最近幾十年間繼起的學者或現在還健在的人，例不寫入。

五、書後所附一表，係依據各家年譜、傳志輯述而成。但主要取其中與學術有關者列入，其他瑣事，概屏不錄。

張舜徽

1959年12月25日於武昌

第一章 敘 論

人們談到清代學術，便容易提出“考證學派”四字來概括二百七十年間學術界的主流。其實，清初幾位大師，像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、劉獻廷、顏元、唐甄，都具有豐富的社會思想和民族思想。規模弘偉，絕不是“考證”二字所能範圍。道光以下的學者們，又大力提倡“經世致用”之學，不甘心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埋葬在故紙堆里，事實上，也和“考證”絕然殊途。真正當得起“考證學派”這一名目的，只能算是乾隆、嘉慶年間，亦即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學者們。這一時期的學術界，過去舊史家稱之為清代學術的黃金時代。但是他們自少至老，只是為考證而考證，完全脫離了現實生活。只知有古，不知有今。當時樹立了“漢學”的旗幟，在煩瑣的考證工作內兜圈子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經部總敘》指出當時治學情況，認為“其弊也瑣”。用一“瑣”字概括當時學者們的流弊，是比較恰當的。

我們要問：為什麼乾嘉學者們願意將自己有用的歲月投入煩瑣的考證工作中呢？這是有他們的時代背景和不得已的苦衷的。當清代初年，屢興文字獄，如康熙年間的莊廷鑑、戴名世兩案，以及雍正、乾隆年間的查嗣庭、呂留良、胡中藻、王錫侯、徐述夔等案，大批學者文人被屠殺了。於是讀書識字的人們，人人自

危，首先不敢研究明末史事，怕觸犯忌諱；也不敢多寫詩文，怕無故惹禍。於是他們集中精力研究經學，從事校勘和箋注的工作。由此而旁及文字、音韻、訓詁、天算、地理、金石、樂律、典章制度等方面。專家輩出，著述日豐。凡經過他們整理的古書，解釋明確，使讀者節省了許多精力。他們在搜集、辨別、整理材料上，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。可是他們共同的缺點，那就是迷信古人的思想和煩瑣考證的方式，對乾嘉以下兩百年來的學術界，起了不好的影響和作用。

近人研究清代學術史的，莫不認為“漢學”興起時，有吳、皖二派。吳派以惠棟爲首，皖派以戴震爲首，卓然稱兩大師。很少有人注意到揚州學者們在清代學術界中所起的重大作用。我從前寫《揚州學記》時，在序言中說過：

余嘗考論清代學術，以爲吳學最專，徽學最精，揚州之學最通。無吳、皖之專精，則清學不能盛；無揚州之通學，則清學不能大。然吳學專宗漢師遺說，屏棄其他不足數，其失也固。徽學實事求是，視夫固泥者有間矣，而但致詳於名物度數，不及稱舉大義，其失也偏。揚州諸儒，承二派以起，始由專精彙爲通學，中正無弊，最爲近之。夫爲專精之學易，爲通學則難。非特博約異趣，亦以識有淺深弘纖不同故也。鄭康成之所以卓絕以此耳。清儒專門治經，自惠、戴開其先，天下景從而響和者，無慮皆能盡精微而不克自致於廣大。至於乾隆之季，其隘已甚，微揚州諸儒起而恢廓之，則終清之世，士子疲老盡氣以從事者，雜猥而已耳，破碎而已耳。末流之弊，不知所屆，庸詎止於不能昌明經訓已乎？吾之所以欲表章揚州之學，意在斯也。

這雖然是我早年的見解，也還道出了揚州學術值得重視的原因。的確，吳、皖兩派學者所走的路，是比較窄的。特別是惠棟，盲目崇拜漢人，無原則地把漢人舊說看成至寶。由好古、信古，乃至佞古、媚古。這種弊病，也只有揚州學者能够大膽提出加以批判，如焦循和王引之都對惠氏治學方法指責過^①。戴震治學範圍比較惠棟寬闊些，方法也比較縝密，有實事求是的精神。他的優點，全被揚州學者們繼承了，並且發展了。揚州學者治學的特點，首先在於能“創”，像焦循的研究《易經》，黃承吉的研究文字，都是前無古人，自創新例。其次在於能“通”，像王念孫的研究訓詁，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，汪中的辨明學術源流，都是融會貫通，確能說明問題，這都是吳、皖兩派學者們所沒有，而是揚州諸儒所獨具的精神和風格。他們這一類的治學方式與方法，如果拿今天的尺度去衡量，誠然有他們的缺點和錯誤，但是對當時那般篤信謹守、褊狹拘隘的學術氣氛來說，仍然有它客觀上的進步作用。我們今天對揚州學派所以還有重視的必要，道理便在這裏。

還有一點特別應該指出的：乾嘉學者中絕大多數從事考證名物、訓詁、典章制度，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，有它的歷史地位。但是流於煩瑣，失掉了十七世紀學術思想界弘偉活潑的氣象，談不上個性的發展和見解的創辟。這應該說是十八世紀的中國學術思想界晦塞的一面。揚州學者們在這方面彌補了這一缺憾。像汪中、焦循、阮元都能大膽的對一些問題，特別是對倫理方面的問題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繼皖學戴震之後，給宋明唯心主義的理學以嚴厲的批判。所以揚州諸儒的哲學思想部分，更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。

過去許多學者談到揚州諸儒哲學思想時，認為是受戴震的影

① 詳見《王文簡公文集》卷四《與焦理堂先生書》。

響很大，也可以說直接淵源於戴氏。這種論斷，似乎是可以成立的。一則由於戴氏留寓揚州最久，早已將他的議論主張帶到了揚州；二則揚州幾位大學者，如王念孫是戴氏弟子；任大椿是戴氏同事；焦循雖出生略後，但一生最推尊戴學，我們只看他所做的《申戴篇》，可以肯定他的治學，是私淑戴氏的。那末，揚州學術，無疑是與戴震有比較深厚的關係了。如果再上推一下，戴氏的學說思想，又是源出誰家呢？也是我們應該進一步探索的問題。

當 1923 年，值戴震誕生二百周年的時候，梁啟超寫了幾篇論文來紀念他。其中《戴東原哲學》一篇^①有這樣一段話：

我深信東原的思想，有一部分是受顏李學派影響而成。雖然在他的著作中一點實證也找不出來，但我覺得這件事有可能性。試大略尋一尋他的線索，一、方望溪的兒子方用安為李恕谷門生，望溪和恕谷論學不合，用安常私自左袒恕谷，是桐城方家有能傳顏李學的人。東原和方家人素有來往，方希原即其一（集中有《與方希原書》），所以他可以從方家子弟中間接聽見顏李的緒論。二、恕谷很出力在江南宣傳他的學派，當時贊成、反對兩派人當然都不少，即如是仲明這個人，據《恕谷年譜》知道恕谷曾和他往復論學，據《東原集》又知道他曾和東原往復論學。《仲明年譜》中，也有批評顏李學的話。或者東原從他或他的門下可以有所聞。三、程綿莊是當時江南顏李學派的大師，綿莊死的時候，東原已三十歲了，他們兩位曾否見面，雖無可考，但程綿莊和程魚門是摯友，魚門、東原交情也不淺，東原最少可

^① 載《飲冰室合集》，文集第十四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四十。